

# 日汉代词称谓系统的结构、语用对比 \*

方 经 民

**提 要** 本文把人称代词看作一种称谓语。自称、对称、他称是称谓现象语用情境的三分,而第一、第二、第三人称是跟人称代词词义结构里的视点有关的称代作用的三分。日语里三种人称的关系是第一人称跟第二人称对立,“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跟第三人称对立。汉语里三种人称的关系是第一人称跟第二人称对立,又跟第三人称对立;“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再次跟第三人称对立。日语和汉语在三身代词结构关系上的不同,给两种语言的代词称谓系统带来了一系列结构上和语用上的差异。本文着重从对比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和解释由此而形成的两种语言代词称谓系统在结构上和语用上的异同。

## 引 言

称谓语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加以分类,各家分类的结果很不相同。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人称代词、姓名是否看作称谓语;二是亲属称谓以外的称谓名词如何分类。本文把称谓语定义为“用来指称某人并表示彼此关系的词语”。按照这个定义,称谓语可分为代词称谓、姓名称谓、亲属称谓、社交称谓四大类。关于这四类称谓语的具体内容,无论是日语还是汉语,都已有不少论著作了详尽描写,本文着重从对比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和解释日语和汉语代词称谓系统在结构上和语用上的异同点。

---

\*本文为松山大学1997年度特别研究助成课题项目。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增野仁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 一 称谓语境三分和代词称谓

### 1.1 有关称谓体系的讨论

铃木孝夫(1973)区分自称词(terms for self)和对称词(address terms)。自称词是指说话人提及自己时所用词语的总称,对称词是指说话人提及对方时所用词语的总称。对称词包括两种性质略有不同的用法,一种是呼格用法(vocative use),即作为呼语直接呼叫对方;<sup>1</sup>另一种是代词用法(pronominal use),即作为主语、宾语或定语提及对方。国广哲弥(1990)将address form[term]译为“呼称”,在西方文化人类学、社会语言学里,“呼称”是跟“言及称”(reference form[term])”相对的。他据此对铃木孝夫的观点作了修正,提出“自称”、“呼称”、“他称”三分的体系。“自称”相当于铃木孝夫的“自称词”,“呼称”相当于铃木孝夫的“对称词”,“他称”即“言及称”。同时他又建议将“自称”、“呼称”、“他称”作为总称或概念使用,另以“自称语”、“呼称语”、“他称语”指称具体词语。

国广哲弥(1990)认为他对铃木孝夫(1973)的观点的修正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把对称词改为呼称语,二是增加了一个他称语,三是区分作为总称的自称、呼称、他称和作为具体词语的自称语、呼称语、他称语。

第一个修正如果只是译名的不同的话,那仅仅是术语选择的问题。本文倾向于对称。理由有两个。第一,日语的“呼称”相当于汉语的“称谓”或“称呼”,这个术语应是自称、对称、他称的上位概念,指称所有的称谓现象。第二,address包括呼格用法和代词用法两类,在英语或汉语里,这两种用法分别对应于称谓名词和第二人称代词,在句法功能上是对立的,但在日语里并不对立。日语里的称谓名词和人称代词都既可以作为呼语直接呼叫对方,也可以用在句中当面提及对方。把address译成呼称,对日语来说问题不大,但联系到英语或汉语,就容易误解成只指呼格用法了。实际上汉语学界也有学者把“称呼”等同于呼格用法。(卫志强1994)

第二个修正可能是一个误解。因为铃木孝夫(1973)在同一本书同一章的第一节里提到过“他称词”这个术语,并认为他称词是指对话中出现的第三者。这

跟国广哲弥(1990)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铃木孝夫感兴趣的不是他称词,而是自称词和对称词的对立,所以在他的著作里没有对他称词作进一步的讨论。

关于第三个修正,本文赞同自称、对称、他称的三分体系。但不采纳作为具体词语的自称语(自称词)、呼称语(对称词)、他称语(他称词)的说法。从词汇平面或句法平面来看,这三者不是处于同一层次的。在日语或汉语里可以找到一些只能用于他称的亲属称谓,即背称,如日语的“父親”、“母親”,汉语的“父亲”、“母亲”。但这是一种有标记成分,跟它相对的是无标记成分的面称,如日语的“お父さん”、“お母さん”,汉语的“爸爸”、“妈妈”。面称既可以用于对称,也可以用于自称或他称。日语或汉语里还可以找到一些不能用于自称的称谓成分,如日语里在称谓成分后加词尾“様”等的敬语称谓,汉语里的名字称谓、部分亲属称谓和社交称谓。但这些称谓成分大多既可用于对称,也可用于他称。三身代词跟自称、对称、他称似乎是对应的,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即使在英语里,这种对应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医院里的护士见到住院病人打招呼时说“How are we today?”不用第二人称而用第一人称。(铃木孝夫 1982)铃木(1973(2)、1982)分析了自称词和对称词用法上的对立,其实那不是称谓语本身的分类,只是称谓名词在自称用法和对称用法上的语用对立,并且到了他称里这种对立就消失了。

### 1.2 称谓语境三分的性质

自称、对称、他称不是词汇学或句法学上的分类,而是语用学上的区别。从交际场面来看,称谓现象有自称、对称、他称三个侧面,它们构成使用称谓语的三种语用情境。人类言语交际活动的基本形式是面对面的会话,是以说话人为视点组织交际情境的。使用称谓语时,指称说话人自己是自称,指称听话人是对称,指称说话人和听话人以外的第三方为他称。自称、对称、他称是称谓现象的语用情境,可简称为称谓语境。

对称还可以分为呼称(不是日语的“呼称”)和言称。呼称是直接呼叫对方,即呼格用法,但很多语言其实已经没有或者本来就没有呼格的形态变化,如英语、汉语、日语等;言称是在句中提及对方,即代词用法,但有的语言提及对方时未必使用人称代词,如日语。

### 1.3 人称代词三分跟称谓语境三分的关系

日本国语学界过去常把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分别称为自称、对称、他称。其实这可以看作两套不同性质的术语,分开使用。人称代词的三分本来是句法学上的三分,在古代印欧语里,它是跟动词的人称形态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印欧语里,人称代词跟动词的人称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如英语里除be动词外只有现在时单数才有第三人称跟其他人称的对立。因此人称代词的三分实际上已经成了跟视点结构相关的称代作用的分类。在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如汉语里,人称代词从一开始就是根据称代作用三分的。人称代词的词义结构里包含了一个视点,以这视点为立足点,专门用来称代视点自身的词语是第一人称代词,专门用来称代跟视点相对的对方的是第二人称代词,专门用来称代自己和对方以外的第三方的第三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是一种指示成分(deixis),它的实际所指必须通过将词义结构中包含的视点设定在语境里才能确定。人称代词总是由说话人使用的,在通常情况下,说话人的视点就是人称代词的视点,这样,人称代词的三分跟称谓语境的三分正好重合:第一人称用于自称,第二人称用于对称,第三人称用于他称。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说话人可以在语境中设立第二视点,(方经民1998)从而把人称代词的视点跟说话人的视点分离开来,将人称代词的视点设在说话人以外的听话人或第三方,按第二视点来使用人称代词。这样,人称代词的三分跟称谓现象语用情境的三分就有可能错位,形成人称代词的转称现象。如日语里叫男孩子“ぼく”,就是把第一人称的视点设在听话人男孩一方,将第一人称转称于对称的结果。

### 1.4 日语的代词称谓

日语是否有人称代词,在日本的国语学界和语言学界都还有争论。否定日语有人称代词的主要依据是:印欧语里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代词都只有一两个,并且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日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的数量很多,并且随时代的变化更替频繁,现代日语里常用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代词仅仅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日语的人称代词跟尊卑表达联系在一起,在实际生活里,日语的人称代词的使用受到很多限制,出现的频率很低。(铃木孝夫1973,佐久间鼎1937)

从句法角度看,日语的人称代词跟印欧语或汉语也不一样。印欧语或汉语里的人称代词跟称谓名词在句法功能上对立,如呼格成分不能用人称代词,主语、宾语、定语位置上的称谓名词成分必定是第三人称等。但是在日语里这种对立消失了,日语的人称代词可以用于呼格用法,直接呼叫对方;称谓名词也可以用于代词用法,在句中的主语、宾语、定语位置上当面提及对方。

日语的人称代词的性质跟印欧语或汉语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句法功能上,它跟其他称谓名词不构成对立。然而从语用功能上来看,作为一种指示现象,日语的人称代词跟英语或汉语的人称代词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是用来指示交谈情景中视点跟相关人物的关系。并指称相关人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日语也有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也是一种称谓语,因为它跟一般的称谓名词一样,具有用来指称某人并表示彼此关系的称谓作用,因此也可叫做代词称谓。称谓语除了代词称谓外还包括亲属称谓、社交称谓、姓名称谓。代词称谓和亲属称谓都是指示现象。但代词称谓隐含的是一个观点,只要确定视点就能确定人称,而亲属称谓隐含的是一个参照点,除确定视点外,还要确定参照点,参照点不同所指就不同,“私/我”和“あなた/你”都是以说话人为视点,但“私の母さん/我的妈妈”不等于“あなたの母さん/你的妈妈”。社交称谓也隐含了一个参照点,跟亲属称谓不同的是,亲属称谓的参照点必定是被称呼者以外的人,而社交称谓的参照点必定是被称呼者本人,一旦用社交称谓称呼了某个人,就以这个人为参照点确定了说话人跟他的社交关系。姓名称谓是专有名词,它直接指称客观世界里的唯一的对象。

代词称谓系统包括有两个子系统,一个是三身代词称谓系统,另一个是非三身代词称谓系统。下面两节我们分别从结构和语用两个方面对日汉代词称谓作一对比分析。

## 二 日汉代词称谓系统的结构对比

### 2.1 日语和汉语三身代词称谓单数形式对比

日语和汉语常用人称代词的单数形式如下:(>表示敬意程度递减)

日语	汉语
第一人称：わたくし > わたし » ぼく » わし > おれ	我
第二人称：あなた » きみ » おまえ	您 > 你
第三人称：かれ/かのじょ » あいつ	他 / 她

日语里，三种人称都有多种形式，并且在敬意表达上形成三个等级系列，而汉语里，只有第二人称单数有“您/你”的敬语对立。日语第一人称女性只使用“わたくし”、“わたし”，“ぼく”以下只用于男性。第二人称“きみ”不能用于女性称呼女性，“おまえ”女性一般不使用。第三人称没有第一等级的人称代词，相当于这一等级的是“指示代词+名词”的“こ（そ、あ）のかた（ひと）”；第三等级的“あいつ”带有明显的歧视的语气，类似于汉语的“那家伙”；第二等级的“かれ/かのじょ”是性别的区别，相当于汉语的“他/她”，也是近代受印欧语的影响区分出来的，只是日语里口语书面语都区分了，汉语里仅在书面语里加以区分，口语里没有区别。比较汉语和日语的人称代词可以发现，汉语的人称代词纯表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交际位置关系，这是人称代词的基本性质，而日语的人称代词除了表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交际位置关系之外，还表达了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交际地位关系。（佐久间鼎 1937，大河内康宪 1958）

## 2.2 日汉代词称谓复数形式对比

日语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有四个尾词，按敬意程度依次为：がた > たち > ら > ども。例如：

わたくしども > わたしたち » ぼくたち > ぼくら » おれたち > おれら  
 あなたがた > あなたたち » きみたち > きみら » おまえたち > おまえら  
 かれ/かのじょたち > かれら » あいつら

其中“がた”是敬称，不能用于第一人称，“ども”是谦称，只能用于第一人称。“わたくしども”是排除式，只指称说话人一方，不包括听话人一方。“たち”多用于第一、第二人称，“ら”多用于第三人称，表中性；“ら”用于第一人称较粗俗，用于第二人称带贬义。第一人称还有个专门的复数代词“われわれ”，多用于文章、演说，强调说话人一方。

汉语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只有一个,即后附“们”,各种人称通用。另外,汉语里还有第一人称包括式复数“咱们”,它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

### 2.3 日汉代词称谓系统的结构对比

日语里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存在无标记的一般式“わたしたち”和有标记的排除式“わたくしども”的对立,汉语里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存在无标记的一般式“我们”和有标记的包括式“咱们”的对立。两种语言的有标记成分的标记形式正好相反,日语是[-听话人],汉语是[+听话人]。例如:

(1) a. 彼らはまだ用事があるらしい。私たち/\*私ども先に行きませんか。<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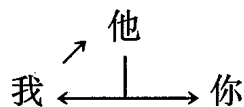
b. 他们好像还有事,我们/咱们先走吧。

(2) a. ゆつくりお休みください。私たち/私どもあしたまた参ります。

b. 你好好儿休息吧,我们/\*咱们明天再来看你。

例(1)包括听话人,日语不能使用排除式“わたくしども”,而汉语可以使用包括式“咱们”;例(2)排除听话人,日语可以使用排除式“わたくしども”,而汉语不能用包括式“咱们”。日语和汉语的一般式“わたしたち/我们”在(1)和(2)里都能成立。

日语和汉语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的不同对立反映了两种语言代词称谓系统的内部结构上的不同。第一人称的视点人是说话人。日语第一人称复数的一般式“わたしたち”通常还包括了听话人(也可以不包括),要明确排除听话人可用排除式,可见日语里三种人称的关系是第一人称跟第二人称对立,“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跟第三人称对立。(森田良行1980)因此日语里称“あな”时视点人是“わたし”,称“かれ”时视点人不是“わたし”,而是“わたしたち”。汉语里第一人称复数的一般式“我们”通常不包括听话人(也可以包括),要明确包括听话人可用包括式。可见汉语里三种人称的关系是第一人称跟第二人称对立,同时又跟第三人称对立,“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再次跟第三人称对立。因此汉语里称“你”时视点人是“我”,称“他”时视点人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咱们”。日语和汉语代词称谓系统内部结构的区别可用下图表示:



日语人称代词三分的这种内部结构关系跟指示代词“こそあ”三分的内部结构关系是一致的。(田窪行则、木村英树 1992)

## 2.4 日汉非三身代词称谓对比

非三身代词称谓包括三类,一类是返身代词,一类是他身代词,一类是总称代词。汉语这三类代词都有;日语只有返身代词和总称代词,没有独立的他身代词:

	返身代词	他身代词	总称代词
汉语	自己	人家、别人	大家、大伙儿
日语	自分	————	みんな、みなさん

汉语的返身代词“自己”既可以只返指本人,也可以包括对方。日语的返身代词“自分”只能返指本人,不能包括对方。例如:

(3)我自己去。 / ぼくが自分で行く。

(4)你们自己过来! / 自分らがこつちにこい。

(5)别担心,你爸爸妈妈自己能干。 / 心配しないで、おとうさんとおかあさんが自分たちでできるわ。

(6)咱们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 / われわれみんな身内じゃないか、そんな遠慮しなくてもいいよ。

汉语的返身代词可以包括对方,因此不能再加复数词尾“们”,日语的返身代词一般只返指本人,所以要强调表示复数的话,可以加复数词尾,如“自分ら / 自分たち”。例(4)去掉“ら”,语义改变,成了单数;例(5)去掉“たち”,就往往理解为爸爸妈妈分别来干;例(6)“自己人”包括了对方,译成日语就不能用返身代词,只能说成“身内の人”。

日语没有独立的他身代词,相当于汉语里的他身代词用法是“人”、“他人”、“他の人たち”、等。例如:

(7)多听听人家的意见。 / 人の意見をよく聞きなさい。

(8)生病的痛苦别人是不知道的。 / 病気のつらさは他人にはわからない。

(9)人家能做到,咱们就不能? / 他の人たちができるのに、われわれにできないことがあろうか。

(10)人家小王也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 あの王君だって行くのに、ぼくはどうしていけないの。

日语里这些“人”、“他人”、“他の人たち”等词都是名词,还没有独立为他身代词,并且表示复数时必须加复数词尾“たち”,如例(9)。其实汉语里的他身代词也是由名词“人”语法化而形成的。古汉语里,是名词“人”跟“己”对立,《论语》里就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例子。双音节化后,又有文言的“他人”跟“自己”的对立。“己”和“人”的对立,“自己”和“他人”的对立,直到现在仍残留在现代汉语里。例如:

(11)应该发扬先人后己的精神。

(12)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此后才独立出他身代词“别人”、“别人家”、“人家”。(吕叔湘1985)“别人家”在北方话里已很少用,但上海话里“别人家”比“别人”用得多。

日语里总称代词有两个:“みんな”和“みなさん”。前者是无标记的一般式,可以指称任何一方,后者是有标记的排除式,标记成分的形式是[-听话人],即不能包括说话人。“みんな”和“みなさん”的对立跟第三人称的“わたしたち”和“わたくしども”的对立是一致的。汉语里的总称代词“大家”和“大伙儿”都是无标记的一般式,后者只用于口语。日语和汉语总称代词用法的区别举例如下:

(13) a. 我们大家/大伙儿都去,你也一起去吧。

b. ぼくたちみんな / \*みなさん行くので、君も一緒に行こう。

(14) a. 你给大家/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b. みんな / みなさんにちょっと紹介していませんか。

例(13)里的“大家”包括说话人,译成日语只能用“みんな”,不能用“みなさん”;例(14)里的“大家”既可以包括说话人,也可以不包括说话人,译成日语,用“みんな”说话人主观上包括自己,用“みなさん”说话人主观上排斥自己,尽管两者都是站在大家的立场上为大家说话的。

## 2.5 日汉代词称谓系统的结构区别

日语也好,汉语也好,三身代词称谓系统的结构都正好跟非三身代词称谓系

统的结构构成互补，而两种语言里的互补关系正好相反：日语里第一人称的复数包括对方，返身代词就不能包括对方；返身代词不包括对方，相对的他身代词就难以独立。汉语相反，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不必包括对方，返身代词就可以包括对方；返身代词包括了对方，相对的他身代词就独立出来了。这反映了日语跟汉语代词称谓系统的结构区别，也可以从一个角度解释日语为什么缺少独立的他身代词的结构上的原因。

### 三 日汉代词称谓的语用情境对比

#### 3.1 自称

用于自称的主要是第一人称代词。日语的代词称谓用于自称时，“わたくし／わたし”是标准用法，“ぼく”是男子特别是男学生的自称，都既可用于上对下关系，也可用于下对上关系，但“わし／おれ”等敬意程度低的第一人称代词只能用于上对下关系，不能用于下对上关系，并且较为粗俗。汉语用于自称的代词称谓比较单纯，无论对谁，都称“我”，并且跟上下关系没有直接的联系。

汉语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我们”还可以用来表单数。吕叔湘（1980）将这种用法分成两类：

a) 带感情色彩。用于口语。

(15) 我们那口子（指夫或妻）最近又出差去了。

(16) 你这么不讲理，让我们怎么办？

b) 不能或不宜用个人口吻说话，例如在报告会或科学论文中。

(17) 这就是我们对地质工作者提出的要求。

(18) 本文只谈六十年代的成果，七十年代的新发展我们准备另文介绍。<sup>3</sup>

这种用法的共同特点是，这里的“我们”与其说是指称说话人一个人，还不如说是强调自己处在跟听话人相对的说话人一侧的立场，哪怕说话人一侧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其中a类在近代汉语里就有，如吕叔湘（1985）曾举《红楼梦》的例子：

(19) 你也好，该放我回去瞧瞧我们那一个去了。（我们 = 我们家）

(20) 刘老老道，“不相干，我们走熟了。”（我们 = 我们乡下人）

例(19)是以家庭内外划分说话人一方和听话人一方,例(20)以乡下和城里的对立划分说话人一方和听话人一方。b类是现代受英语文章语体影响的结果。(吕叔湘 1985)

汉语用“我们”表单数的语用作用跟日语的第一人称复数“われわれ”的语用作用接近。日语里也有类似的a、b两类。(森田良行 1980)例如:

(21) a. そんな話、われわれには縁のないことだ。

b. この問題については、われわれはここでこれ以上述べる必要はない。  
但是日语不能用人称代词表达“我们那口子”这类例子,因为日语里表达自己家族一方时,通常不用第一人称代词。而直接用“家(うち)”,如“うちの人”、“うちのこども”。日语里的b类也是受英语文章语体影响的结果。

### 3.2 对称

用于对称的主要是第二人称代词。对称有呼称和言称的区别。日语的第二人称代词用于对称时,既可以用于称呼,也可以用于言称;汉语的第二人称代词用于对称时,不能用于呼称,只能用于言称。日语和汉语的总称代词用于对称时也有同样的对立。下面分别举例。

(22) a. きみ、この本は**ぼく**があげるんだよ。

b. \*你, 这本书我送的。

(23) a. みなさん、さようなら。

b. \*大家, 再见!

(24) a. この本はきみにあげるよ。。

b. 这本书送给你

(25) a. みなさんに迷惑を掛けました。

b. 给大家添麻烦了。

日语的代词称谓用于对称时,不管是呼称还是言称,只能用于上对下关系,不能用于下对上关系。如可用“あなた”、“きみ”或“おまえ”(较粗俗)直接呼称或当面言称下级或学生,但是,对长辈或平辈上位亲属,对上司、老师等不管是直接呼称还是当面言称都不能使用代词称谓,必须使用相应的亲属称谓或社交称谓。

第二人称“あなた”还可以直接呼称或在句中当面言称自己的丈夫。<sup>4</sup>汉语的代词称谓只用于对称的言称，既可以用于上对下关系，也可以用于下对上关系。“您”是“你”的敬语，第二人称敬语的使用跟亲疏关系有密切联系，而跟上下关系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刚来的上司用“您”可表示尊敬，但对老上级称“您”反而显得疏远。

跟“我们”一样，“你们”也可表示单数，表示对方是处在跟说话人相对的听话人一侧的立场，哪怕听话人一侧实际上只有一个人。但只有a类，并且大多限于表示听话人处在对方家族一侧。如：

(26)你快去跟你们那位太太说说，还来得及。

这种用法日语里没有，因为日语里凡涉及对方家族，不能用代词称谓，而应该用亲属称谓敬语形式，如加“ご／お～”、“～さん／さま”等，否则是很失礼的。

### 3.3 他称

用于他称的主要是第三人称代词。第三人称代词涉及说话人、听话人、被提及的第三方三者的关系，因此比第一人称代词或第二人称代词复杂。

日语的第三人称代词用于他称时涉及到内外和上下两重对立关系，能否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取决于被提及的第三方跟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这两重关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提及的第三方跟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的关系不相等，这时以说话人为参照点，离说话人近的为内，离听话人近的为外，并结合被提及的第三方跟关系近的一方的上下关系判断能否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如提及自己的孩子、部下或学生使用第三人称代词比提及对方的孩子、部下或学生来得自然，而提及自己或对方的父母、上司或老师就不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另一种是被提及的第三方跟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的关系相等，这时就根据被提及的第三方跟他们的关系远近区分内外，近为内，远为外，并结合被提及的第三方跟他们的上下关系判断能否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如同事之间谈话，提起别的公司里跟双方都没有关系的某个人，不管他的职位高低，都比提及双方的部下更容易使用第三人称，而提及双方的上司时，就不能使用第三人称代词。这两种情况使用第三人称代词的敬语制约性序列可归纳如下：

关系不等：内 + 下 > 外 + 下 » 内 + 上 / 外 + 上

关系相等：外 + 下 / 外 + 上 > 内 + 下 » 内 + 上

左边第一个受到的敬语制约最弱，可以比较自由地使用第三人称代词，越往右受到的敬语制约越强，» 的右边表示不能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可以看出，关系不等时，上下对立的作用大于内外对立：第三方为上时，不管内外，都不能使用第三人称代词指称；关系相等时，内外对立的作用大于上下：第三方为外时，不管上下，都可以自由地使用第三人称代词指称。第三方的内外上下地位的确定及其对第三人称代词的语用影响涉及到说话人跟听说人的关系，可见日语里，说话人使用第三人称代词提及第三方时必须同时顾及到跟听话人的关系。

跟日语不同，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用于他称时并不需要顾及到跟听话人的关系，只需顾及跟被提及的第三方的关系。木村英树(1990)认为，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用于现场直指时有敬语制约的问题，不能用来指代尊长，但可以用来指代非尊长。他举的指代非尊长的两个例子是：

(27) 木生：(对售货员) 忙啊？

售货员：啊，木生哥啊！

木生：(对陶春) 我到处找你呢。

售货员：(对木生) 她是你爱人呀？你看，她穿上这件衣服，起码年轻五六岁。(电影《乡音》)

(28) 棋呆子红了脸，没好气儿地说：“你管天管地，还管我下棋？走，该你走了。”就又催促我身边的对手。我这时听出点音儿来，就问同学：“他就是王一生？”同学睁了眼，说：“你不认识他？哎呀，你白活了。你不知道棋呆子？”我说：“我知道棋呆子就是王一生，可不知道王一生就是他。”说着，就仔细看着这个精瘦的学生。王一生勉强笑一笑，只看着棋盘。(阿城《棋王》)

在讨论现场直指之前，必须区分交谈情境和交际现场两个不同的概念。交谈情境是参与交谈的人构成的语用情境，说话人和听话人以外的第三方都是旁听人；交际现场是交谈情境所处的社交场合，说话人和听话人以外的第三方里一部分人被纳入交谈情境，是旁听人，其余的人处于交谈情境之外，是局外人。如果交际

现场里没有局外人, 交际现场就跟交谈情境重合。在现代汉语里, 现场直指时, 指示代词或称谓名词(姓名称谓、亲属称谓、社交称谓)可以指称旁听人, 也可以指称局外人; 第三人称代词原则上只能指称局外人。在交际现场里, 一旦用“他/她”指称某个人, 就意味着在说话人的心目中, 该人是被当作局外人排除在交谈情境之外的。

现场直指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介绍型现场直指。在介绍型现场直指里, 说话人将交际现场里的第三方当面介绍给听话人, 交际现场里的第三方, 一旦被介绍, 就被纳入交谈情境, 由局外人变为旁听人了。把第三方作为旁听人首次介绍给听话人时, 不管被介绍的人尊卑如何, 都应该使用指示代词, 而不宜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因为对听话人来说, 被介绍的第三方是未知信息, 使用第三人称代词意味着把他当作局外人排除在交谈情境之外, 不符合交际目的。例如:

(29) a.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他是刚从外校转来的新同学王晓华。

b.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他是国际上著名的语言学家王晓华教授。

但是如果预设听话人事先已经知道第三方的一些情况, 对听话人来说第三方是已知信息的话, 就既可以使用指示代词, 也可以使用第三人称代词。例如:

(30) a.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他就是刚从外校转来的新同学王晓华。

b.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他就是国际上著名的语言学家王晓华教授。

使用指示代词的语用作用是把被介绍的人作为旁听人直接引入交谈情境, 使用第三人称代词的语用作用是暂时把被介绍的人当作局外人留在交谈情境之外, 以唤起听话人的记忆。由此可见, 介绍型现场直指时, 能否使用第三人称代词跟被介绍的人的尊卑无关, 而是取决于被介绍的人是已知信息还是未知信息。如果是已知信息, 可以用第三人称代词, 也可以用指示代词; 如果是未知信息, 一般不用第三人称代词, 而用指示代词。这里的已知、未知是指说话人对听话人是否具备有关第三方的知识所作的判断。要是判断失误, 听话人实际上并不了解第三方的情况, 或者想不起来了, 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交际失误。(方经民 1994)

第二种类型是议论型现场直指。在议论型现场直指里, 说话人跟听话人议论

起交际现场里的第三方，被议论的人可以被作为旁听人纳入交谈情境里，也可以被当作局外人留在交谈情境之外。如果被议论的人是未知信息，只能使用指示代词；如果被议论的人是已知信息，既可以用指示代词或称谓名词，也可以用第三人称代词。这里的已知、未知是指说话人对听话人能否确认所指对象所作的判断。被议论的人是已知信息时，用指示代词或称谓名词指称被议论的人，可以把他当作旁听人纳入交谈情境里，也可以把他当作局外人留在交谈情境之外；用第三人称代词指称被议论的人，则必定是将他当作局外人留在交谈情境之外。议论型现场直指有一条礼貌原则：如果A当着C的面跟B说话，第一次议论到C时，不管C的地位高低，都应避免用“他”直指C，而应该用指示代词或称谓名词直指C。因为一旦用了“他”，就意味着把C当作局外人排除在交谈情境之外了，这对在现场的被议论的人来说是不礼貌的。当着C的面对B首次议论到C不用指示代词或称谓名词而用第三人称代词，往往带有特定的语用意义，是有意违背礼貌原则造成某种语用效果。有意违背礼貌原则造成的语用效果主要由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有意识地显示自己的地位高于C。从礼貌原则来看，现场直指应避免使用第三人称代词，但对地位高的人来说，却可以有意违背这一原则以显示自己的尊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是显示给被议论到的第三方看的，而不是显示给听话人看的。设想一个由总经理、王科长、秘书小李三人构成的交际现场，试比较：

- (31) a. 总经理：小李，你和王科长 / 他一起去吗？
- b. 总经理：王科长，你和小李 / 他一起去吗？
- c. 王科长：总经理，你和小李 / 他一起去吗？
- d. 王科长：小李，你和总经理 / ？他一起去吗？
- e. 小李：王科长，你和总经理 / ？他一起去吗？
- f. 小李：总经理，您和王科长 / ？他一起去吗？

总经理在小李面前提到在场的王科长或在王科长面前提到在场的小李都可以用“他”直指；王科长在总经理面前提到在场的小李可以用“他”直指，但在小李面前提到在场的总经理就不使用第三人称代词直指；小李在王科长面前提到总经理

或在总经理面前提到王科长,都不使用第三人称代词直指。可见能不能使用第三人称代词涉及到的是说话人跟被指称的人的尊卑关系,而无须顾及听话人的地位高低。当说话人的地位明显高于C时,不是用称谓名词直指C,把他当作旁听人纳入交谈情境,而是用第三人称代词“他”直指C,把他当作局外人留在交谈情境之外,就能表达“有意识显示自己的地位高于C”的语用意义。因此,这种用法只适用于说话人的地位明显高于C的情况,否则就违背礼貌原则。

第二种是有意识地忽略C的存在。通常情况下即使说话人的地位跟C差不多,用“他”直指C,把C当作局外人留在交谈情境之外,也是不很礼貌的,这种情况下说话人往往放低声音,尽量不让C听见。如果毫无顾忌,大声用“他”直指C的话,那就意味着说话人有意识地忽略C的存在,如例(28)。这种语用意义一般来说是比较唐突的,正因为“我”有意识地忽略王一生的存在,把他当作局外人排除在交谈情境之外,王一生才无法插嘴,只好“勉强笑一笑,只看着棋盘”。

第三种是在C面前有意识地强调自己跟B的交谈关系。当B和C在说话时,A插进去跟B说话,首次议论到C时可用“他”直指,把C留在交谈情境之外,以强调自己跟B的交谈关系,如例(27)。当然也可以用指示代词或称谓名词直指C,但语用意义不同,后者意味着自己加入到B和C的交谈情境里去。A在C面前有意识地强调自己跟B的交谈关系的这种语用意义只适用于C的地位跟A差不多或低于A,如果C的地位明显高于说话人A的话,仍然不能用第三人称直指C。如总经理和科长在说话,秘书插进去跟总经理(科长)说话时,提到科长(总经理)通常还是不使用“他”直指。

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作用主要是回指。回指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现场回指,一种是话语回指。使用第三人称代词的礼貌原则对现场回指也有约束作用,第三方的地位如果高于说话人的话,即使是现场回指时,一般也应避免使用第三人称代词,而改用敬语称谓名词。但是如果是话语回指,就不受约束了。(木村英树1990)试比较:

(32) a.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晓华,他是刚从外校转来的新同学。

b.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王晓华校长。王校长/?他是国际上著名的语言

学家。

(33) a. 照片中间的是王晓华，他是从外校转来的新同学。

b. 照片中间的是王晓华校长，王校长 / 他是国际上著名的语言学家。

例(32)是交际现场回指，“王晓华”在交际现场，如果是“新同学”，可以把他当作局外人排除在交谈情境之外，用“他”回指；如果是“校长”，把他当作局外人排除在交谈情境之外，用“他”回指就显得不礼貌了。例(33)是话语回指，“王晓华”不在交际现场，不涉及到旁听人、局外人之分，不管“王晓华”是新同学还是校长，都可以用“他”回指。汉语第三人称话语回指不受礼貌原则约束这一点跟日语不同，日语只根据被提及的第三方跟说话人、听话人之间的内外、上下关系来判断能否使用第三人称代词，而不管第三方是否在交际现场。如例(33b)译成日语时，应遵循 § 3.3 讨论过的敬语制约性序列的要求，即使“王晓华校长”不在现场，也不便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回指，除非这位校长是跟说话人和听话人没有关系的某所学校的校长（外 + 上）。

日语第三人称代词用于他称时须顾及跟听话人的关系，而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用于他称时则无须顾及跟听话人的关系，这也从另一侧面再次证明了两种语言代词称谓系统内部结构的不同：日语里第三人称代词是跟第一人称加上第二人称相对立的，而汉语里第三人称代词可以直接跟第一人称对立。（参看 § 2.3）

日汉第三人称代词在话语回指礼貌原则约束上的不同还可以从日汉人称代词语用功能上的差异解释。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回指性强，直指性弱，话语回指时可不受礼貌原则约束；日语第三人称代词直指性强，回指性弱，即使是话语回指也受礼貌原则约束。（木村英树 1990）这一差异还体现在日汉第三人称代词回指功能的不同上。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可以回指听话人原先并不知道但已引进会话里的人物，而日语的第三人称代词只能回指会话开始前说话人和听话人已经共知的人物或在场的人物，如果听话人原先并不知道的人物，即使已引进会话，也应该用指示代词回指。（田窪行则，木村英树 1992）例如：

(34) a. 我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中文很好。

b. わたしにはとても親しい友達がいる。？彼 / その人は中国語がとても

上手だよ。

还可以提供一个证据证明日汉第三人称代词语用功能的差异。日语里,多次回指之后,为避免重复、强调回指,可以在最后一次回指时用“指示代词+第三人称代词”的形式回指。最近读到上尾龙介先生的回忆录「高玉珊先生こと」(『TONGXUE』第17号),有下面一段话:

(35) 廃校となる頃には、……その残留した学生の一人にW君という同期生が居た。彼は何ヵ月かの差で徴兵年令に達せず兵役を免れたのだったが、その彼が先年上梓した回想録によれば、……という。

第一次用“彼”回指,第二次为避免重复、强调回指,改用“その彼”。日语人称代词直指性强,回指性弱,才有可能在人称代词前面加上指示代词以避免重复、强调回指。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回指性本身就很强,没有必要也不允许在人称代词前再加指示代词,说成“这位他/她”、“那位他/她”。

日语的第三人称代词“かれ(氏)/かのじょ”还常用来特指男朋友或女朋友。相似的用法在近代汉语里也有,不过近代汉语里的“他”是特指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吕叔湘1985)在现代汉语里这种用法已经消失。

## 四 余 论

本文强调自称、对称、他称是称谓现象在交际场面三个侧面,它们构成使用称谓语的三种语用情境。同时本文又认为人称代词从它的指称作用来看跟亲属称谓、社交称谓、姓名称谓一样,也是一种称谓语。代词称谓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是跟人称代词词义结构里的视点有关的称代作用的三分。称谓语境以说话人为视点,视点是固定的;代词称谓在语境中设定视点,视点是可变的。在通常情况下,说话人的视点就是人称代词的视点,人称代词的三分跟称谓语境的三分正好重合。本文据此从日汉对比的角度对比分析了两者的关系。但是在一定的语用条件下,说话人可以在语境中设立第二视点。代词称谓设定的第二视点跟称谓语境的视点有可能不一致,这样,人称代词的三分跟称谓现象语用情境的三分就有可能错位,形成代词称谓的转称现象。(张炼强1982, 铃木孝夫1971、

1973 (1)) 关于代词称谓的转称用法, 涉及的问题较多, 我们将另文讨论。

代词称谓作为一种称谓语, 在结构上和语用上跟其他称谓语, 如亲属称谓、社交称谓、姓名称谓, 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简单地提到了这几种称谓语的区别和联系, 但没有展开。这个问题涉及到语言的称谓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基本理论, 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 附 注

- 1 古代印欧语里名词有格变化, 直接呼叫对方时要用呼格形式, 如拉丁语名词 dominus (主人) 的呼格是 domine, 所以称为呼格用法。现代印欧语里名词的呼格形式几乎都已消失了。
- 2 在特殊的语境里, 可以用“私ども”, 比方说, 现场除了“彼ら”以外, “社長さん”也在。这种情况下, 这句话虽然不是直接面对“社長さん”说的, 但在说话人的意识里, 还是说给他听的, 因此可以用排除式“私ども”。如果把“彼ら”改为“社長さん”, 那就是直接把“社長さん”当作听话人, 只能用排除式“私ども”了。
- 3 张伯江曾在他主持的“现代汉语”网上论坛里就这两种用法的区分发起过讨论。讨论的问题是“这两种用法究其实质是一种用法还是两种用法? 如果是两种用法, 二者背后的动因有没有相通之处?”下文的分析跟讨论的问题有联系。
- 4 据米田正人(1986)的调查, 妻子用“あなた”称呼丈夫的日本人家庭占12.4%, 丈夫用“あなた”称呼妻子的日本人家庭只占2.2%。

### 参考文献

- 崔希亮 1996 <现代汉语称谓系统与对外汉语教学>,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大河内康宪 1958 「中国語における呼語の性格」, 『中国語学』81号。
- 大西智之 1992 「中国語の自称詞」, 『中国語学』239号。
- 丁声树等 1961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商务印书馆。
- 方经民 1994 <有关汉语句子信息结构分析的一些问题>, 《语文研究》第2期。
- 方经民 1998 <汉语空间参照和视点>, 首届汉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论文, 上海。
- 国広哲弥 1990 「『呼称』の諸問題」, 『日本語学』9月号。
- 金水 敏 1989 「代名詞と人称」, 北原保雄編『講座日本語と日本語教育4 日本語の文法・文体(上)』, 明治書院。
- 刘月华等 1983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吕叔湘 1985 《近代汉语指代词》, 学林出版社。
-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 商务印书馆。
- 米田正人 1990 「ある社会組織の中の呼称」, 『日本語学』9月号。

木村英樹 1990 <汉语第三人称代词敬语制约现象的考察>, 《中国语文》第5期。

森田良行 1980『基礎日本語2』, 角川書店。

鈴木孝夫 1971「言語における人称の概念について」, 『慶応義塾大学言語文化研究所紀要』第2号。

鈴木孝夫 1973(1)「言語における人称の概念について(二)」, 『慶応義塾大学言語文化研究所紀要』第5号。

鈴木孝夫 1973(2)『ことばと文化』, 岩波書店。

鈴木孝夫 1982「自称詞と対称詞の比較」, 国広哲弥編集『日英語比較構座第5巻 文化と社会』, 大修館書店。

鈴木孝夫 1998『鈴木孝夫言語文化学ノート』, 大修館書店。

田窪行則 1990「対話における聞き手領域の役割について—— 三人称代名詞の使用規則からみた日中英各語の対話構造の比較」, 『認知科学の発展3』, 構談社。

田窪行則 1997「日本語の人称表現」, 田窪行則編『視点と言語行動』, くろしお出版。

田窪行則、木村英樹 1992「中国語、日本語、フランス語における三人称代名詞の対照研究」, 大河内康憲編『中国語と日本語の対照研究論文集』, くろしお出版。

卫志强 1994 <称呼的类型及其语用特点>, 《语用研究论集》,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张炼强 1982 <人称代词的转换>, 《中国语文》第3期。

佐久間鼎 1937「言話における水準転移 —— 特に日本語における人称代名詞の変遷」, 『日本語の言話理論の研究』(1943), 三省堂。